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四書辨疑目録　四書類

卷一

大學

在親民

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顧諟天之明命

湯之盤銘

作新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卷二

論語

學而第一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賢賢易色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

無友不如己者

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

禮之用和爲貴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君子食無求飽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爲政第二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有恥且格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父母惟其疾之憂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色難

有酒食先生饌

視其所以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

政奚其為為政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卷三

論語

八佾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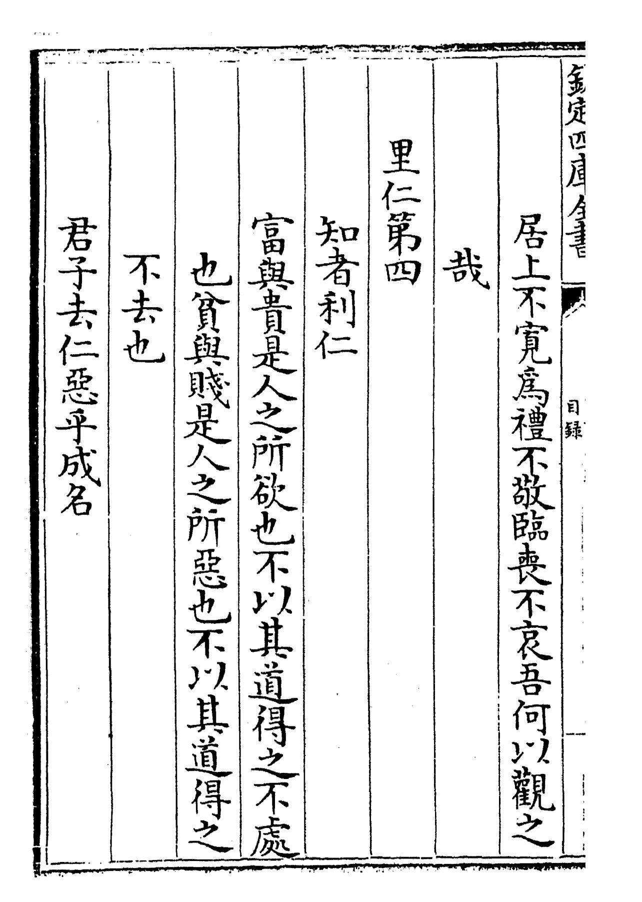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知者利仁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德不孤必有鄰

卷四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女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無所取材

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其愚不可及也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願無伐善無施勞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雍也第六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觚不觚觚哉觚哉

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黙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

卷五

論語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以天下讓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予有亂臣十人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沽之哉沽之哉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勇者不懼
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卷六

論語

鄉黨第十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惟酒無量不及亂

不撤薑食

食不語寢不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先進第十一

南容三復白圭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

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從之者與

顔淵第十二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民無信不立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

自辱焉

卷七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先之勞之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狷者有所不爲也

不占而已矣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憲問第十四

註胡氏曰此篇原憲所記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曰未仁乎

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

疾固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果哉末之難矣

衛靈公第十五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由知德者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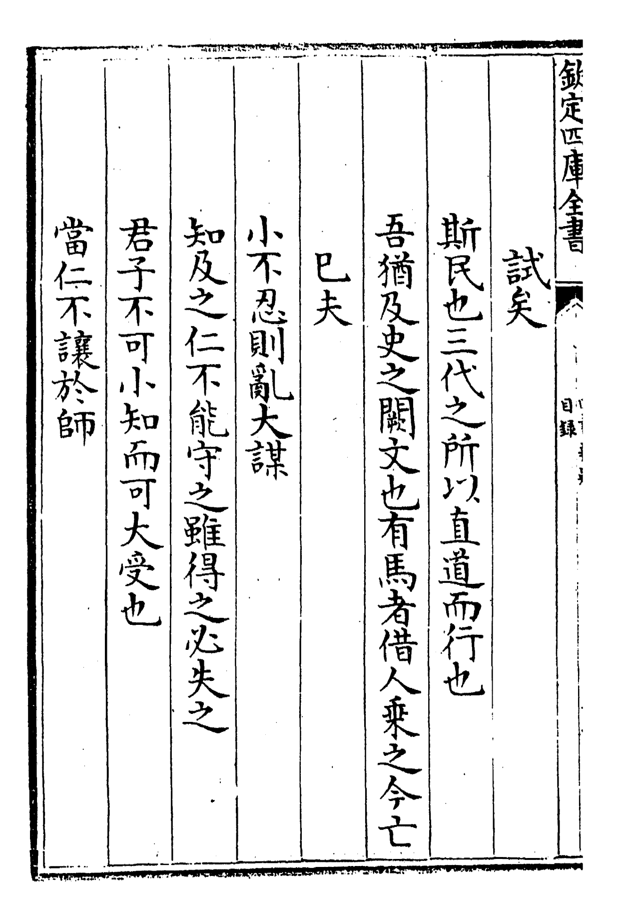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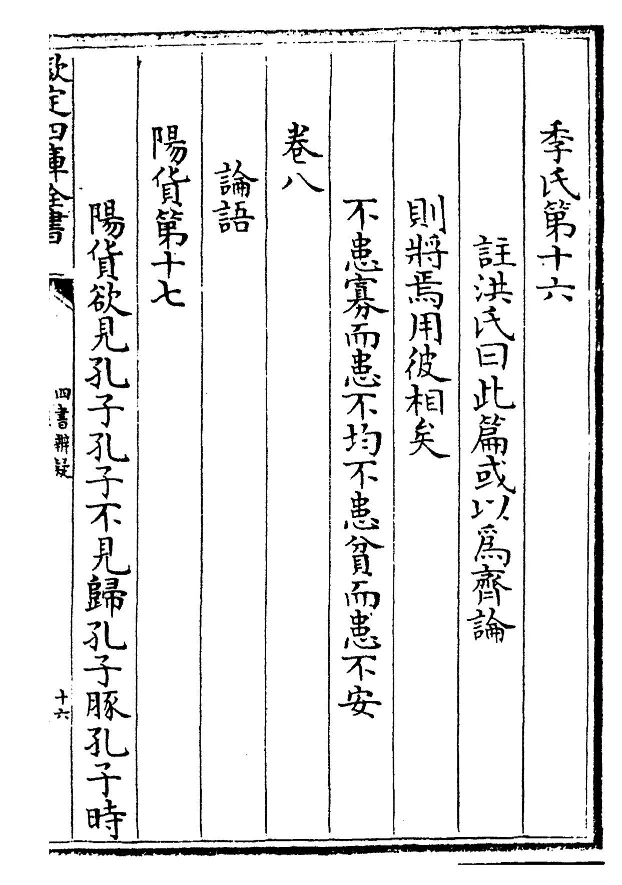
已夫

小不忍則亂大謀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當仁不讓於師



季氏第十六

註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則將焉用彼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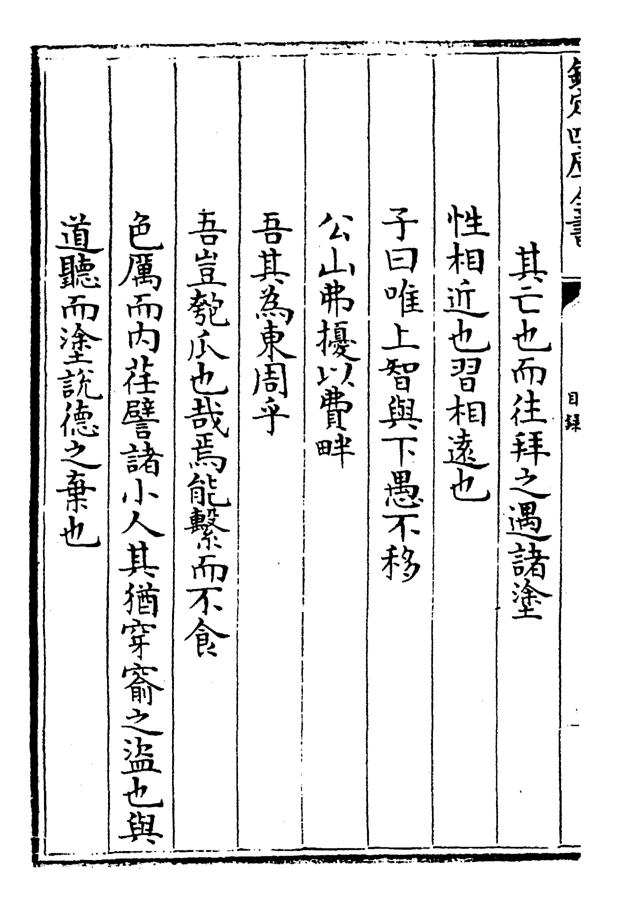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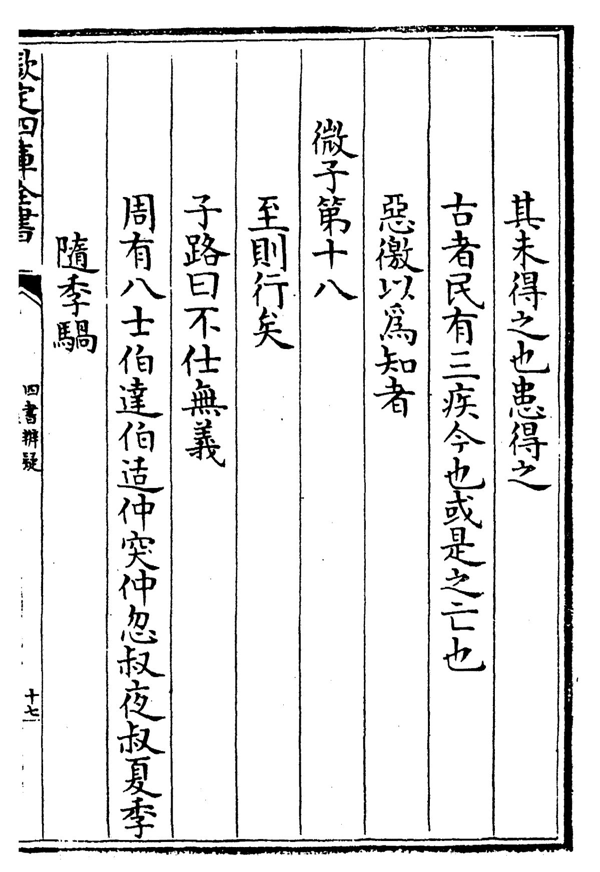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公山弗擾以費畔
吾其為東周乎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惡徼以為知者

微子第十八

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騧

子張第十九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堯曰第二十

天之歷數在爾躬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

卷九

孟子

梁惠王上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不日成之

王好戰請以戰喻

塡然鼓之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
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
可勝用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

黎民不飢不寒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願比死者一洒之

無以則王乎

是乃仁術也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為長者折枝
刑于寡妻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梁惠王下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今也不然

睊睊胥讒民乃作慝

惟君所行也

畜君何尤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王無親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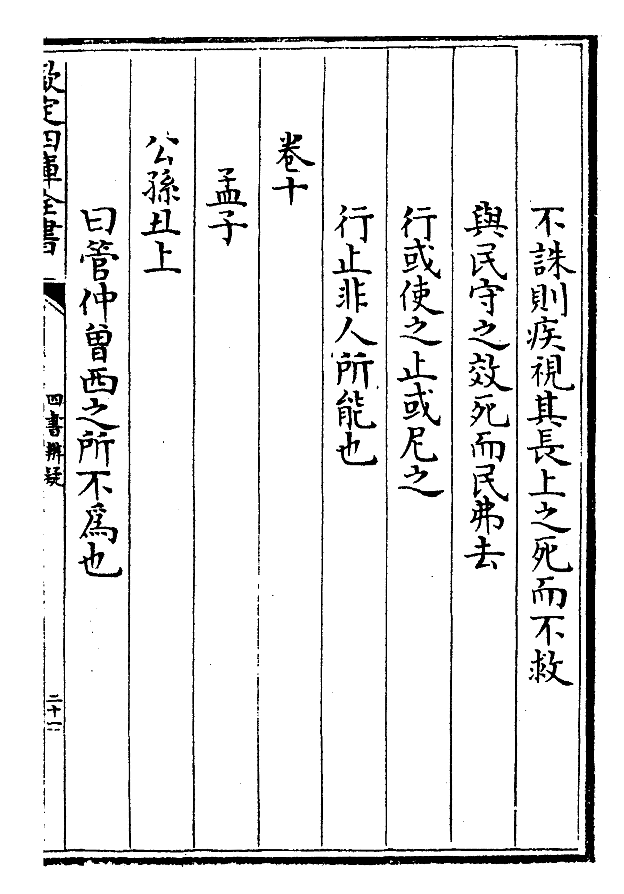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

必使玉人彫琢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后來其蘇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

卷十

孟子

公孫丑上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
速於置郵而傳命
我四十不動心
不動心有道乎
孟施舍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夫志至焉氣次焉

持其志無暴其氣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我知言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是或一道也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不得不可以為悅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

子之禄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王庶幾改之
王由足用爲善
吾何爲不豫哉
卷十一
孟子

滕文公上

周公豈欺我哉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使民盻盻然
又稱貸而益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使畢戰問井地
聞君行仁政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

蓋歸反蘽梩而掩之

滕文公下

勇士不忘喪其元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

湯有光
日攘其鄰之雞者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已頻顣
離婁上
而仁覆天下矣
言則非先王之道
仁不可為衆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
政不足間也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卷十二
孟子
離婁下
惠而不知爲政
日亦不足矣

才也養不才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不歴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
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萬章上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舜禹益相去久遠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萬章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

也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

亟拜也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告子上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耆秦人之炙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富歲子弟多賴

則爲狠疾人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

膚哉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告子下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往應之曰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税
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

爲無禮也

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卷十三

孟子

盡心上

殀壽不貳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

也不成章不達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夫有所受之也

居移氣養移體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其進鋭者其退速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盡心下

各欲正巳也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

稽大不理於口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

三而父子離

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

卷十四

中庸

註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卷十五

中庸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其不行矣夫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

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期月守也

衽金草死而不厭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

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

其壽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臣等謹按四書辨疑十五卷舊刻不著作者時代姓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所撰矣蘇天爵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

博自負為説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説增多
至若干言是書多引滹南王若虛説殆寧晉
陳天祥書也朱彛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
人凡有四家雲峰胡氏偃師陳氏黄巖陳成
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峰一宗
朱子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説當矣其
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寧
晉徙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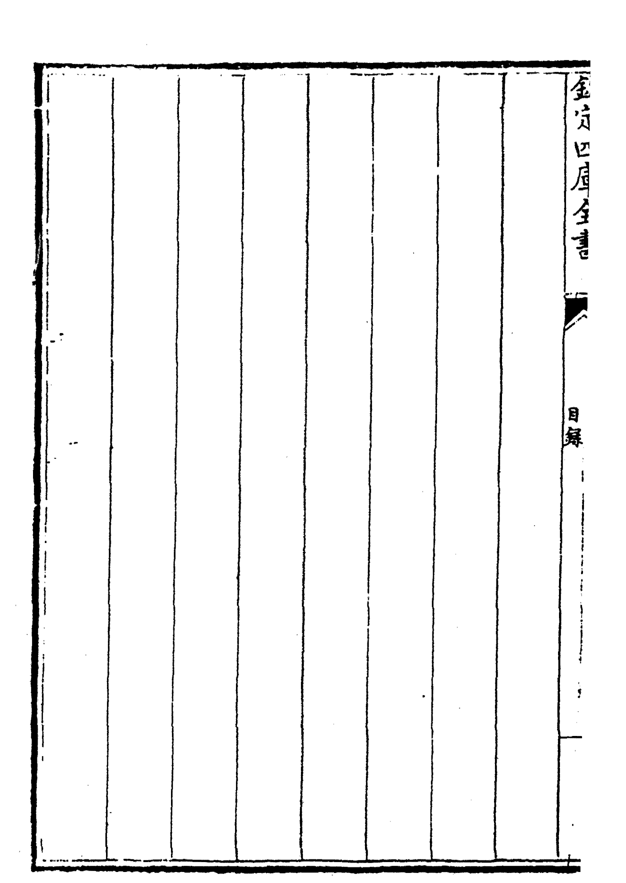
安熙為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其毀之不盡歟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據也今觀其書大意主於闕疑而不貴穿鑿故其所列三百餘條皆平心剖析實非有意立異規規為門户之争者齊魯毛韓四詩並存左氏公穀三傳兼列古人說經雖各有專門授受而通儒博考未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各尊其所聞各

行其所知朱子亦嘗言之矣是編固不妨與

集註並存也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四書辨疑卷一

元 陳天祥 撰

大學

在親民○註程子曰親當作新

程子為見親字義不可通又傳中所引湯銘康誥等文皆是日新新民之説以此知親字為誤故改為新此誰不知或問中問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据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

文恐非傳疑之義柰何此等問荅之言皆冗長虛語本不須用大抵解經以言簡理直為貴使正義不為游辭所亂學者不為繁文所迷然後經可通而道可明也

安而后能慮○註慮謂處事精詳

處字意差慮是審詳思慮處是判決區處凡事於未行之前須是先有思慮審詳其事當作如何處置思慮既定然後判決區處慮在處前處在慮後慮與處

之次第如此慮只解為審詳事宜乃為得中

慮而后能得○註得謂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似有未盡與知止之義未易辨也蓋得謂得其所止之事理也傳文以仁敬孝慈信之五事為君臣父子交國人所止之善然天下之事物莫不各有當止之善傳文特舉其大要耳或問中論曰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白公之為此本申明得字之義其説甚善蓋此

等雖亦知其當止之善實猶未得所止之事理也若能審詳如何是君之仁如何是臣之敬如何是父之慈如何是子之孝如何是交國人可為之信須有如此思慮然後可以得其事之正理是之謂慮而后能得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註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註文專言結上文本末始終之意然下文自格物致

知至治國平天下其本末始終之次第尤詳又有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明文則此段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非爲專結上文葢所以承上文而起下文也

顧諟天之明命○註顧謂常目在之諟古是字諟此也或曰審也

尚書舊註諟是也孔頴達疏云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註文古是字之説葢出於此果如孔

疏所言則是古無是字而後人增之也然文字之古者莫若尚書如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之是字豈後人所增者哉又今之江南中原玉篇諸韻諟字皆訓理也正也諦也審也未有訓為古是字而訓此者惟從或曰之說解諟為審則為理順顧謂顧諟常目在之諟謂審念常心在之言常顧視審念天之明命以此謹畏之誠奉承上下神祇也

湯之盤銘○註盤沐浴之盤

解盤為沐浴之盤此舊說也沐為沐髮浴為浴身髮與身無同器沐浴之理即欲迂曲說為兩盤實無可據兩盤之文或問中有一說云亦如人之一日沐浴日日沐浴又無日不沐浴此說亦為少思驗之天下之人未有無夏無冬日日須沐須浴者又盤乃淺器中間亦難容人沐浴也況古人刻銘於器以自警刀劒取其剛斷几案取其平正義皆象其本器而言惟此沐浴之盤所取潔浄之義不在本盤却在沐浴之

人理亦未是銘之全文世久無傳盤果何盤不可考也參詳天下之物常須潔淨者惟飲食之器為然此盤亦只是飲食之間所用之盤說者宜云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必須日日滌拭去其垢穢常令鮮潔明淨以諭人須日日清潔其心不致為物欲所昏使其明德常明常新也

作新民○註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自新之民

解作字為振起義固不差解新民為自新之民理却

未是觀康誥之文首言文王克明德至此乃以新民為結語止當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之新民同說新乃已與新之非民自新也蔡氏書傳解作新民為作新斯民又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以終之又陳大猷亦解為作新天下之民二家書傳俱成於註文之後蔡沉又文公之門人皆不以自新之民為是蓋公論也學者宜從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註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此言文王之德化惟新也始受天命却是言文王所受有天下之天命惟新也一惟新分為兩意詩之本意果何如也文公詩傳中德與天命亦說不通孟子集註一向只說受天命有天下則自文王始略不言文王之德與此註意亦不同予於孟子中有說可就觀之免重複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註切以刀

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序而益致其精也

註文止是解詩於傳文所言學與自修無相干涉不知切磋如何為學琢磨如何為自修也或問中荅問者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參詳此說數者之中惟治玉為難琢石磨石何

難之有又所謂始條理之事終條理之事者此亦只是姑應門人之語若於學問自修果有可通之理則已取之為註矣註中既無意亦可見夫欲治骨角玉石為器必先切琢以成其質再加磋磨之功然後可為完器矣諭如立身為人必先學問以致其知繼有自修之行然後可為完人矣切琢以諭學問也磋磨以諭自修也經文當作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如磨者自修也如此讀之於義為是磋琢二字傳寫之

差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註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謂前王為文武君子為後賢後王小人為後民於總解處皆説不通文武之事業載在典籍後世之人惟

務學知道者能思慕之年代久遠之後王後民如幽厲等無道之君田野間無知之民於文王武王之新民之事未嘗愈久而不忘也蓋前王只是當時沒世之王如孟子所謂舊君世人所謂先帝者是也君子小人亦只是當時之人君子以位言小人以民言居位者得以進舉其才德之賢是謂賢其賢也得以周贍其骨肉之親是謂親其親也為民者得以稱遂其温飽之樂是謂樂其樂也得以保有其衣食之利是

謂利其利也君子小人皆得各如其志是皆當時明王之德惠使然王身雖沒恩澤在人無貴無賤皆不能忘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註情實也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使民無訟非教化不能教化乃新民之事也明德新

民二者不可相離若但明巳德未嘗有新民事效便能使民皆自畏服不敢與訟斷無此理文王之德亦旣明矣而虞芮之人來訟之初未嘗有不敢之心也直至身入文王大化中見其耕者讓畔幼者讓長然後心始畏服慚退而罷由此言之明德之後須有新民之化使人人以孝弟禮義為心則自無貪競爭訟之事風俗旣巳如此雖有無實之人在其禮讓温良之衆人中間亦自不敢肆意妄為盡其虛誕之辭其勢

然也此乃大畏民志之謂知本謂知爲治之本也

此謂知之至也○註此句之上别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註謂此句上有闕文此說誠是然又自添所闕傳文一章却為過分前人解經亦甞有補正三五字之闕者以其餘文全在意脉可通而有補之之理也然亦但言某處宜有某字不過如此而已今乃全用已意創添一百二十七字以代曾子之言便為正傳似與

不似且置勿論但以今人而作古書與前聖前賢經傳竝列於義似亦未安若準此為例則尚書亡逸四十餘篇後人皆得添補長學者不厚之風所繫甚大以文公之識量不免有此惜哉宜姑置之只講註文可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註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註文不肯通說但零解字義而已解道謂修己治人之術與下文義不相合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言外交之道所得所失物皆在外非有關於修己也傳有錯簡其辨在後自殷之未喪師及惟命不于常以下皆是說得國失國之事理緣由得國由其得衆失國由其失衆善則得衆不善則失衆繼又歷言退不善進善人以明為善得衆之實前後意脉如線穿珠此一節乃其結語也君子以位言大道猶言大道

理也得謂得衆得國失謂失衆失國是故二字乃承
上起下之辭蓋好人所惡之惡人惡人所好之善人
則其喪師失國之菑害必及其身是故在位之人得
與失皆有自然之大道理存焉得衆以得國者必因
忠信以得之失衆以失國者必因驕泰以失之自古
以來未嘗聞有因忠信而失衆失國因驕泰而得衆
得國者此乃自然之大道理也又所謂發巳自盡為
忠循物無違謂信者與論語集註盡巳謂忠以實謂

信之語意不同既已自盡無隱亦不須更言發已也循物無違四字意更難認以辭觀之止可說為循其物之性情而不與之相違此與中庸註文解率性處意正相類豈可以此為信哉纂疏所引文集又自轉與註文為註令厭其煩而不辨也忠信二字予於論語中有辨或問又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註文改易論語集註之意於此可見蓋欲究轉以就絜矩為說也夫絜矩以忖己度人為義

推已不欲不加於人恕也忠與信何嘗有忖度之義哉信果為絜矩之本則恕當出自於信信為恕之本恕為信之末於理安乎況傳中明有此之謂絜矩之道之一句結其上文絜矩之意已了其下再引南山有臺之詩至辟則為天下僇矣乃是反絜矩之意以終其說此已下不復重說絜矩也忠信以得之止是言忠信為得衆得國之由何嘗有關絜矩之意哉或問乃以全章傳文自首至尾盡為絜矩秦誓一篇亦

為絜矩孟獻子寧有盜臣之説亦為絜矩又引董仲舒與萬去角之説亦為絜矩遷就之甚皆不可取傳有三義節次甚明説見下段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註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註文兩説一謂有闕文一謂有誤字謂有誤字者為是觀上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及國不以利為利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等語皆言治國

不可專任聚斂財利之小人彼字指上文聚斂之臣務財用之小人而言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為善之四字為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為一句改善字為利字讀之語意自圓此章傳文義有三節首論絜矩正己之道次論得國失國之由次論理財本末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七十六字與生財有大道文正相接直至章末通是一段專論理財後人失傳而却序在失衆則失國之下以致前

後文理皆有隔礙今試改正全錄其文上下通讀是否可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以上論絜矩正己之道此已下論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事理）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

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

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利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四書辨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辨疑卷二至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謄録監生臣沈浩

四書辨疑卷三

元　陳天祥　撰

論語

學而第一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註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為悖逆爭鬬之事矣

干字意輕作亂解為爭鬬亦為未盡閭閻之間語言

偶有相犯罵詈爭鬭未可便以為作亂也作亂亦豈爭鬭而已孝弟之道僅能息其爭鬭則有子之言亦無意味也蓋犯上謂陵犯在上之人作亂謂悖逆簒弑等事人能以孝弟為心入則善事其父兄出則善事其長上此等人中有好陵犯在上之人者少矣犯上之事既所不為而却好為無父無君悖逆簒弑等事決無如此之人故曰未之有也古之明王教民以孝弟為先孝弟舉則三綱五常之道通而家國天下

之風正故其治道相承至於累世數百年不壞非後世所能及也此可見孝弟功用之大有子之言可謂得王道為治之本矣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此章義同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致飾於外言甚有理必有陰機在内而後致飾於外將有陷害使之不為隄防也語意旣已及此其下却但説本心之德亡而不言其内有包藏害物之心所論迂緩不切於事實未能中其巧言令色之正病也本心之德亡固已不仁不仁亦有輕重之分其或穿穴踰牆為姦為盜大而至於弑君篡國豈可但言心德亡而已哉蓋巧言甘美悦人之言令色喜狎悦人之色内懐深險之人外貌往往如此李林甫好以甘

言啗人此巧言也而有陰中傷之之機阱在焉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此令色也而有狡險忌克之機阱在焉若王莽以謙恭篡漢武后以卑屈禍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也古今天下之人為此巧言令色而無陰險害物之心者蓋鮮矣鮮字乃是普言此等人中有仁者少非謂絕無也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註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只以盡己為忠義有未備天下之事亦有理所當隱不當盡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亦盡己之謂聖人未嘗以忠直許之也況盡己以實只是一意忠與信不可辨也忠信理雖相近要之自是兩事曾子分明說在兩處解者不可相混無別也語錄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此說意持兩端無真正可憑之理蓋忠當以心言信當以言論心無私隱之謂忠言有準實之謂信此乃忠信之別

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餘力猶言暇日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註文與所引尹氏洪氏之說大意皆是然行字無明說不知行為行甚也學者多以為行其上文數事弟子之職所當行者亦豈止此數事而已哉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此比註文為詳然所謂以其餘

力亦不知其果為何者之餘力也夫弟子當為之事

言不能盡舉此數事急先務也行有餘力乃是普言

弟子當為之事行之而有餘暇則以學文也伊川曰

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此說普言弟子之職可

謂得本經之旨

賢賢易色○註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

也

此言賢人之賢易其好色之心舊說改易好色之心

好賢雖其文辭小有不同然皆以易色為變易好色之心試於易色兩字中觀之易既為變易其下止有色之一字如何做得好色之心今於本文色字之外剏加好之心三字與色字湊合為好色之心一色字寧包許意耶易當讀為去聲易輕易也葢言賢人之賢輕易女色也夫子屢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葢輕賢重色乃古今之通患而其眞能賢人之賢眞能輕易女色者求之於古今天下不多得也以此論之

易為輕易則文理不差義亦通貫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註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吾必謂之已學也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學求如是而已義有未盡君子之道豈惟四者而已

哉又言茍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亦非通論葢
謂質美則不待學而能之此本就吴氏之説證子夏
抑揚太過之病也語録云世間也有資禀高會做許
多事底但子夏兩句被他説殺了所以謂其言之有
弊註文主意於此可見然經中實無分别生質美與
不美之意兩句中亦無説殺此事非學不能之文假
若便冒如此説殺本亦無妨大抵生質美資禀高不
待學而自有所能者世固有之至於見賢無娼嫉之

心又能尊尚之於色無躭愛之志而能輕易之事父母而能竭盡其力事君而能委致其身與朋友交言不失信必欲全此數事茍非有得於學者定不能也然其務學之至亦須質美者能之茍非生質之美必不能有務學之至須其生有淑質然後能有務學之實有得於學然後能有過人之行故子夏之於能此數者之人不敢以不學待之也亦猶今人偶見一人出言循道理作事有規程必待為有學之人此乃人

情事理之常子夏之言誠未見有可指之病而吳氏以爲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殊不知如何是抑揚太過如何是將至於廢學讀之不可曉也蓋吳氏誤認雖曰未學以爲實未嘗學不學者亦能此事故有將至廢學之論此說未必不出於舊疏也舊疏云此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此蓋以曰字爲助辭虛字言雖未學亦與學者無異也果如此說下學字上須當更有猶字雖曰未學吾必謂之猶學

也經中以此為文則吳說與舊疏為有所憑而經之本文未嘗如此足以見二説之謬蓋雖曰未學乃是子夏假設能於此者自謂之言非子夏實謂未學也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此最簡直明白

無友不如已者○註友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註文本通因東坡一説致有難明之義東坡云世之陋者樂以不已若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

之如必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與吾友矣學者往往以此為疑故不得不辨如字不可作勝字説如似也南北廣韻中原韻略如又訓均不如已如已勝已凡三等不如已者下於已者也如已者與已相似均齊者也勝已者上於已者也如已不如已當以德言不可以才能論也已為君子彼未君子彼之所為無已之善是之謂不如已者也已為君子彼亦君子彼之所為善與已均是之謂如已者也如已者德同

道合自然相友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皆友其如已者也如已者友之勝於已者已當師之何可望其為友耶如已與勝已者既有分別學者於此可無疑矣

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註父在子不得自專志則可知父没則其行可見

此章論觀人之法須當審其語言次序於志行止可

言觀不可直截便下知見二字觀志觀行蓋欲得其為人善惡之實知與見當在觀之之後於得其為人之實處用之為是父在子不得自專故捨其所行而觀其志趣然後為人善惡之實可知父没所行皆出本人故但觀其見行事迹則其為人善惡之實可見禮之用和為貴○註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

禮與和各有名物須當質諸行事指其實有之物言之使學者分明見是何物行之有所依準可也今以從容不迫為和在談說固無差忒於踐履未有準程蓋尊卑貴賤各正其分斯謂之禮恭謙遜讓以緩其嚴斯謂之和至於先人後己厚往薄來顏色相迎言語相接使彼此之氣融會交通皆其和也試於尋常人事中體認只如升階入門長者居前少者在後此便是禮然須揖讓而後升揖讓而後入此便是和相

遇於途少者揖長者答此便是禮相揖之後須有一二語相與問答此便是和事無大小莫不皆然註言禮之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此乃解用為體用之用禮為體和為用也程子言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蓋謂禮難獨行必兼用和然後為貴此與註文體用之說不同二說相較程子之說為是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註約信而

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必能二字太重結意之語不全宜云約信而合其宜言乃可踐矣不合其宜不可踐也致恭而中其節斯遠恥辱矣不中其節反招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註因猶依也宗猶主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可以宗而主之蓋謂受依之人可主既言可親又言可主語意重複矣主與依意亦相犯舊説宗敬也既

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

此謂來依之人可敬於本段中大意則順然與上兩節語意不倫又所謂知人之鑒者止是能知他人之善非能自有其善不足以當宗敬之意二說義皆不完王滹南直謂此一節為不可通愚謂因至宗也九字蓋別是一章首闕言者姓名誤與上兩節合而為一故不通也若自作一章義理便圓因猶依也宗猶敬也所依不失可親之人既能取友必端其為人也

亦必端矣故亦可以宗敬也觀遠臣以其所主即此意也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不暇及者欲心潛伏有所待耳有暇可及必求之矣無求不專求也蓋言志學之士於奉養口體之物無嗜欲苟貪之心敏事慎言正於有道所專務者在此不暇及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註諂卑屈也驕矜肆也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惟有守者為然能知自守與其僅無驕諂者地位相去蓋已遠矣安處善樂循理亦是安仁境界不專在於好禮也又以超乎貧富之外與無諂無驕為對意亦不的蓋無諂者僅能免

其阿媚卑屈而已未至於甘貧樂道而有心廣體胖之安也無驕者僅能除去蹇傲矜肆而已未至於端躬好禮而有崇敬謙光之美也僅可未若之等第如此不可不審辨之也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註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天下歸之惟王者為然此章非特為王者設也蓋普

言為政者道之以德則衆皆歸服如衆星之共北辰也治一邑則一邑之衆歸服治一國則一國之衆歸服治天下則天下之衆歸服為政以德本無定所不可專以天下為言

有恥且格○註格至也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註文前說文不可通格字既在一句之末其下別無字義以格為至與全句通讀乃是有恥且至不知至

為至甚也今言有以至善善字乃贅文耳後一說以格為正於理為順蓋言既恥所犯又歸於正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志學乃一章之本立以下皆志學所成之事物也立者心有定止不隨物欲變遷之謂有定然後静安能慮慮然後能得事物之理所以不惑也既於事物不惑由事物之理體諸天命天人之際既已洞達凡有

所聞耳皆順熟施之於行事隨其心之所欲自然不踰規矩下學上達其序如此志學於數者之中始終無有間斷纔有斷止事便無成今謂三十而立則無所事志與其為之不厭之說已自相窒又况立乃以志為本志去則立隨之而仆矣斷無志亡立存之理見有之立猶不能自存又安有進進不已積累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之道哉

父母惟其疾之憂○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

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病為憂乃可為孝亦通

準前說以觀夫子之言教人為孝不言人子用心而言父母之心但云父母惟恐有疾為憂此外寂然更無一語所謂體父母之心為心者終不顯言使問者自為臆度與夫吾無隱乎爾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

大不相類上章荅孟懿子之言初亦有隱蓋由見其所問非誠故但荅以無違而已懿子果不再問夫子又恐失其本指所以備告樊遲也初不盡言者有所為而然也終以告樊遲者聖人無隱之本心也非如此説縈回宛轉終不正言為孝之道也由是觀之惟舊説為是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

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奉養非但飲食而已至於居處衣服僮僕車馬一切所須及有事服勞皆奉養也此章舊説有二一曰犬守禦馬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供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别於犬馬乎一曰人於犬馬飲之食之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别於犬馬乎前説以犬馬喻

人子後説以犬馬喻父母註文與後説意同以犬馬之無知喻其為子之不敬於義為安以禽獸況父母於義安乎註言深警不敬之罪若只從前説以其為子不敬比為無知之犬馬警之之意亦豈淺邪但以文勢觀之亦惟犬馬養人為順況養字本讀為去聲於義下奉上也今言人養犬馬却是上之畜下下養字當改為上聲二字音義既殊本經之義亂矣惟從舊註前説則無此數病

色難○註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舊說承順父母顏色為難亦通

婉容嫵媚之容如老萊子衣斑斕之衣仆地作嬰兒啼者是也此孝子深愛之心形諸外者之極致也承順之義雖能順從父母顏色而不違其所欲然已之顏色端肅莊嚴亦非事親之道也愉色婉容能兼承順之意承順之意不能兼愉色婉容舊說亦通許之

過也

有酒食先生饌○註食音嗣食飯也饌飲食之也

有酒飯先生饌除酒之外於諸品食物中不言其他單以飯言供奉父母與酒配者亦豈飯之一味而已哉酒食之食舊讀與飲之食之之食同音為蝕音雖同義則異矣食之之食口之啗物之謂也不撤薑食不多食者之食皆其類也酒食之食乃其諸品食物之總名而恥惡衣惡食君賜食者之食亦其類也既

以酒食為酒嗣惡衣惡食亦當作惡衣惡嗣君賜食亦當作君賜嗣今也或從新音為嗣或從舊讀為蝕一經之中字同意同而為兩讀既有一是必有一非不容不為辨之也傍考先儒解經之例薦其時食未有以時食為時嗣解為薦其時飯者需于酒食未有以酒食為酒嗣解為需于酒飯者質諸世人通知之事酒食衣食人所常言食字皆從蝕音天下古今無有異也今乃翻音為嗣或嘗以酒嗣之語施之於談

話之間聞者往往為之發笑欲使天下之人皆從此
說不言酒蝕而言酒嗣不言衣蝕而言衣嗣其亦難
矣本分言之止從舊音讀為酒蝕乃為通順
視其所以○註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通為觀人一法
意脉相次各有界畔說者不可有相踰越也註文於
視其所以之下便言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只於此處已見盡為人善惡之實後二句將無所道

於所由之下却說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此於觀其所由意固不差但前已許為君子者又當置之何地也又解察其所安云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此惟辨其所為似善者則可辨其似不善者則安字為無說也南軒曰所安謂心之所主此為得之蓋所以者言其見為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來歷從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處也觀人

之道必先視其見為之事以審詳之見所為者雖善未可遽以為君子也見所為者雖不善未可遽以為小人也王莽未篡之前恭儉禮讓似其為善若視其為善者便以為君子則王莽為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主逐君似其為惡若視其為惡者便以為小人則伊尹為小人矣須更觀其事迹來歷從由循其從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處則王莽心主於篡漢伊尹心主於致君至此則君子小人善惡之實始可判

矣至於聽訟決獄剖析是非必須由此乃得其情非惟辨別君子小人而已註又言觀比視為詳察則又加詳焉者是亦不然蓋視與觀用皆在外察則用乃在內所以所由以事言故用視觀取其見也所安以心言故用察取其知也視與觀亦無詳略之別乃變文耳然觀與察亦有時同用顧所言之事意何如耳此又不可不知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

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先行其言者行其與言相配為文乃是行用其言非謂行在言前也而後從之者言字已屬上句本句中無言字之意非謂言在行後也果如周氏之說先行其言若作行先其言是謂行之於未言之前也而後從之若作言後從之是謂言之於既行之後也若無改經就註之理須以先行二字自為一句其言二字分屬下句猶能免其自相窒礙而周氏之文未嘗如

此假使委曲遷就改成其文於事理終亦不是大抵人之行事必有言約在前行從其言此正理也以言從行君子不為事既行矣安用更言若每事於既行之後必須以言從之意亦涉於伐善矣此章本戒子貢輕易其言行猶出也蓋謂言不可輕發必須慎擇既出其言後能從之則為君子矣語言輕發而不能從言不顧行行不副言不得謂之君子矣子貢嘗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謂其

非爾所及正謂見其言之輕發有所未能從者故因其問而戒之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意與此同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註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此章學與思相須為義闕一則不可註文上兩句單說不思而遺其學下兩句單說不學而遺其思義皆不完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此言不思之蔽也思則

宜乎無蔽矣下文既思又有危而不安何也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此言不學之蔽也學則宜乎無蔽矣上文既學又有昏而無得何也蓋學謂求問於師思謂研窮其理罔謂虛罔殆謂疲殆學而不思則罔者言其雖亦求問於師不自研窮其理則其見趣罔然所得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其雖自研思而不求問則其精神疲殆所致不遠也舊說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但自尋思而不往從

師學終亦不得其義徒使精神疲勞倦殆也明道曰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求問則勞殆二説大意皆是然學而不思不可直以為絶無所得但其在内者所得無實耳思而不學不可直以為徒自勞殆但以疲殆而所致不遠耳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註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

註文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意皆圓解是知也三字言有未當知謂實知也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無自欺之蔽心公理得知皆實知故曰是知也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註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

貴窮理也

舊說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程謝之說枉直二字未明不知以人言邪以事言邪學者多作事之枉直王滹南曰夫子荅樊遲知人之說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即荅以舜湯舉伊皐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此論引證甚明今從之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註張敬夫曰此皆在

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此過高之論無及民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於三綱五常之内無非在我所當為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為期天下國家遵以為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亦可為明證矣况此章明有康子之問求其使民敬忠以勸之道於夫子故夫子對

其所問一一指示如此則民敬如此則民忠如此則民勸未有一字意不在於民者而張敬夫目睹如此明文而曰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誣經甚矣若從此說則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為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此等議論專務高遠迂誕無實不惟誤己而其誤人敗事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近世學者之深蔽不可不辨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註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

言孝如此未曉其說經中亦無如此二字之意夫子之言首稱書云孝乎蓋孝為一章之主意而註文乃云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孝與友相對停言與本經之意異矣只惟孝二字亦不可自為一意須當與友于

兄弟連作一句通說蓋言惟孝能友于兄弟也不孝於父母而能友于兄弟者未之有也註又言以為一家之政者語脉亦太直截文理有所未備有政二字意固在於一家之政然有有字為之宛轉却非直說一家也施於有政蓋言施於但有政事之處也又所謂何必居位乃為為政者單讀此註語意甚順若與經文字字對說則不能通矣奚其與爲為政之間本無安下居位二字之處奚其為為政者何者為為政

也試通言之書云孝乎者夫子反問或人也云猶言
也蓋問或人汝聞書之言孝乎惟孝能友于兄弟推
此施於但有政事之處如齊一家亦是為政復謂何
者為為政乎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註馬氏曰所因謂三
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三綱五常文質三統註文言之備矣文多今不具載

文質之說以為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叅考舊註初無此說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只此而已疏云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尚忠者董仲舒云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註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其義實不通文與質固有分言之理忠與文質何可分邪況忠乃人道之切務天下國家不可須臾離也豈有損去不用者哉今

從註文推其三代損益之義夏則尚忠至殷則損忠而益質周又損質而益文由是言之惟夏尚忠殷與周皆不尚也為臣者以不忠事君為子者以不忠事父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不以忠誠相待而以詐偽相欺欲其久安而不亂不可得也殷周之治豈容如此之盛歷年豈容如此之遠哉且文質損益假如實曾如此輪流而繼周者不復曾有三統互用亦惟至秦而止皆非百世可知之道況夫子於三代正朔惟

許行夏之時不應却説三統為百世可知也尋繹經文因與損益之間實亦無該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處自馬融引此為説襲傳既久今又因之而尚忠一説又出馬融所引之外學者不得無惑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初不知果問何事但夫子所荅乃是禮之損益之道子張之問疑有闕文大抵此章止是言禮蓋禮之大體萬世不改所損益者禮之時宜歷代相承載在典籍故雖百世可知也註又云其所損益不

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此說却依本分然與文質三統之說豈不自相乖戾邪胡氏曰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南軒曰三王之禮各因世而損益之二論意同皆無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說足以正馬氏之誤王滹南曰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者此專指

禮云爾馬融以所因爲三綱五常所損益爲文質三

統殆是妄說此亦眞識之論皆有益於後學者也

四書辨疑卷二